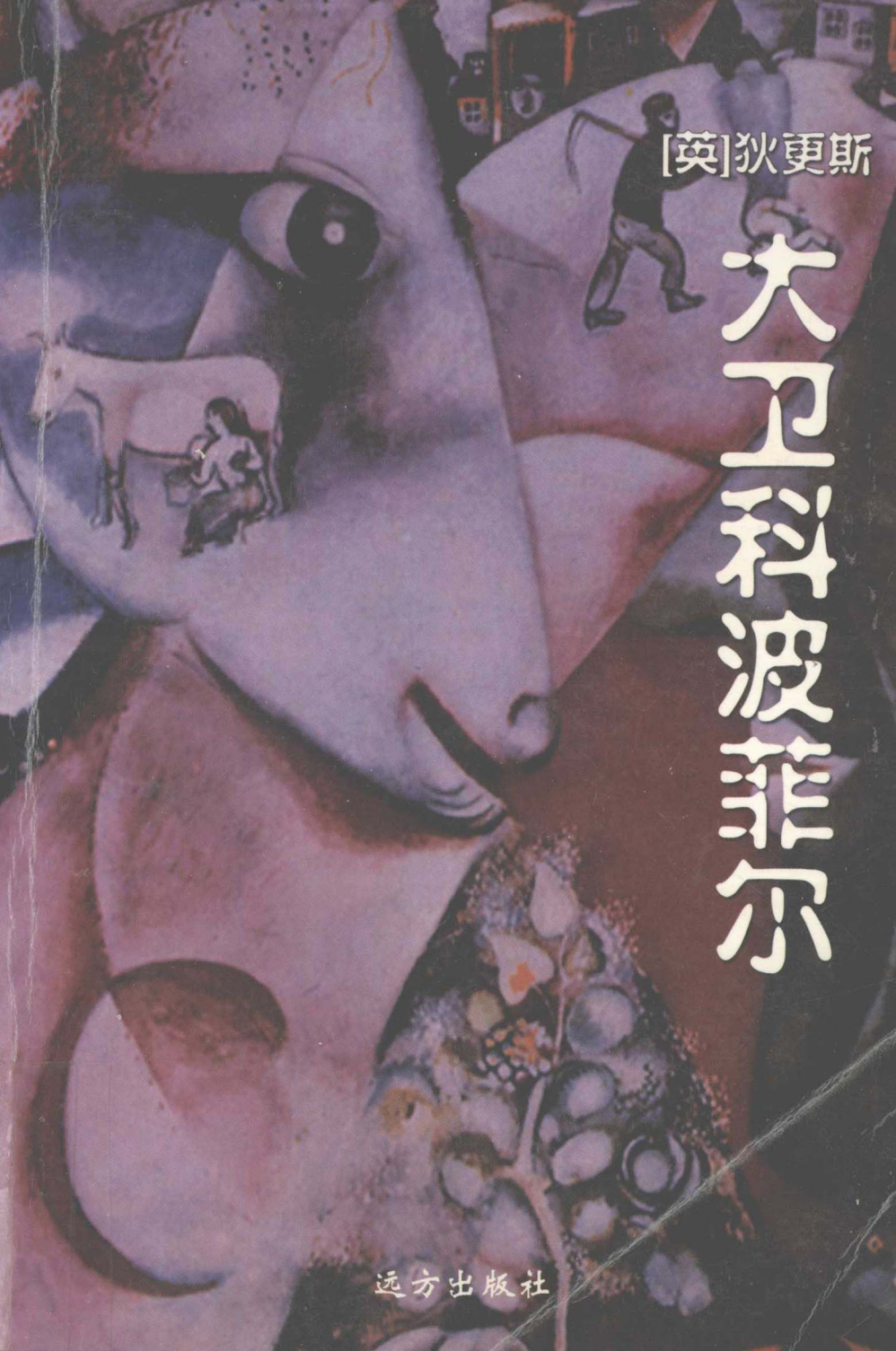




[英]狄更斯

大卫科波菲尔

远方出版社

大卫科波菲尔

(英) 狄更斯

目 录

1867 年再版前言	C. 狄更斯	(1)
第一章	我来到人间	(3)
第二章	我的早年生活	(17)
第三章	我家的变迁	(33)
第四章	我遭受了屈辱	(51)
第五章	我被迫离家	(73)
第六章	我认识了许多人	(93)
第七章	我在萨伦学校就读	(101)
第八章	我的假日,非常快乐的一个下午	(121)
第九章	一个不能忘记的生日	(137)
第十章	我倍受冷落,我成了孤儿	(151)
第十一章	我开始独立生活,但我并不喜欢这样	(171)
第十二章	我还是不喜欢这样,我下了很大的决心	(187)
第十三章	我前进的决心未变	(197)
第十四章	姨奶奶给我作好安排	(219)
第十五章	我的新法	(237)
第十六章	我仍是个学生	(249)
第十七章	一个人的出现	(273)
第十八章	忆往昔	(293)
第十九章	我从我身边发现了一些事情	(303)
第二十章	斯梯福兹家	(321)
第二十一章	可爱的小爱米丽	(331)

第二十二章	旧场景和新人物·····	(355)
第二十三章	我证实了狄克先生所言 并找了一个工作·····	(383)
第二十四章	放纵的夜晚·····	(399)
第二十五章	爱妮丝的忠告·····	(409)
第二十六章	我恋爱了·····	(431)
第二十七章	汤姆·特拉德尔·····	(445)
第二十八章	米考伯的挑战·····	(455)
第二十九章	再次拜访斯梯福兹·····	(473)
第三十章	失去的悲哀·····	(481)
第三十一章	更为可怕的损失·····	(491)
第三十二章	漫长长途伊始·····	(501)
第三十三章	美好的时光·····	(523)
第三十四章	令人吃惊的消息·····	(541)
第三十五章	遭遇挫折·····	(551)
第三十六章	豪情满怀·····	(575)
第三十七章	小小打击·····	(593)
第三十八章	各奔东西·····	(603)
第三十九章	威克费尔德和希普·····	(621)
第四十章	流浪者·····	(643)
第四十一章	朵拉的两个姑妈·····	(653)
第四十二章	离间·····	(671)
第四十三章	另一种回忆·····	(693)
第四十四章	家政·····	(703)
第四十五章	狄克先生的确像我姨奶奶所说·····	(719)
第四十六章	讯息·····	(735)
第四十七章	马莎·····	(749)

第四十八章	家里的事务·····	(761)
第四十九章	我陷入迷茫·····	(773)
第五十章	皮果提先生如愿以偿·····	(785)
第五十一章	将要开始更漫长的旅途·····	(795)
第五十二章	我亲历“火山爆发”·····	(813)
第五十三章	再次回忆·····	(837)
第五十四章	米考伯先生的官司和麻烦·····	(843)
第五十五章	狂 风·····	(859)
第五十六章	再度受伤·····	(871)
第五十七章	准备移居国外的人·····	(879)
第五十八章	出 国·····	(891)
第五十九章	回 国·····	(899)
第六十章	爱 妮 丝·····	(917)
第六十一章	两个可笑的人的忏悔·····	(927)
第六十二章	明灯指引我前进·····	(941)
第六十三章	一位客人·····	(951)
第六十四章	尾 声·····	(959)

1867 年再版前言

C. 狄更斯

本书初版时，我在前言中写到：我很难去想象该书已脱稿，也很难为它写序。我对本书一直怀着强烈感情，并为它感到既高兴而又稍有遗憾。高兴，是因为我终于如期完成了它；遗憾，是因为我不得不和我的那么多伙伴分手——虽说我担心我的读者并不相信也难以想象我的个人感受。

之外，无论我讲述这个故事的目的如何，我是全身心投入地去讲述的。

读者听说我花了两年痛苦地构思此书后，也许不会有什么感触，同样听我说我在写完这本书时感到我把自己的某部分也交给了那阴影里的世界，读者也会无动于衷。可是，我只能说这些话，除非再坦率地承认：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像我写作时那样相信这一切都仿佛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

我当年对那本书说的所想的至今仍然不变，再次请读者相信。在我所写的书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本。对于我想象中创造出的所有孩子，我都是个溺爱的父亲，从没人像我这样对他们深深爱着。可是正如许多溺爱孩子的父母一样，在我心底深处有一个孩子最值得我以全副身心去宠爱，他的名字就叫大卫·科波菲尔。

第一章 我来到人间

要让大家明白本书的主人公是我而并非其他人，这是这本书所必须做到的。我的传记就从我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起笔。我记得（就像别人告诉我的那样，而我也是这么认为）我是在一个周五的夜里 12 点出世的。听说钟刚敲响，我就哇哇地哭了出来，分秒不差哪。

我是在那样的一天，而恰恰是在那么一个时辰出生的。对此我的保姆和一些女邻居是有个说法的。她们在前几个月起就对我特别注意了。她们说，首先，我命不好，准多灾多难；其次，我能够看见鬼魂。她们确信：凡是周五半夜后几小时内出生的婴儿都不太幸运。都具有那种禀赋，这是无法改变的。

有关第一点，不用我多说了，因为我的经历足以证明那话是灵验的。关于第二点，要嘛可能是我还是小孩子时就把那灵气用光了，反正到现在我还没有体验到。然而，气的就是没那份灵气我也不会抱怨，假如有人正享用这份灵气，我则祝愿他能终生受益。

据说我出生时带了一层胎膜^①。后来，人们始终还记得它就以 15 几尼的低价在报上登售。不知是当时航海的人缺钱，还是大家对这胎膜不感兴趣而宁可穿救生衣，反正只有一个人报过价。这人是律师，他报的价是两镑再加上一些作为抵偿的雪梨

① 英国人认为带胎膜出生者大吉。这胎膜的何祐人不至溺水身亡。

酒。哪怕会因此丢掉永不溺水的风险担保，这人也不舍得再加一个子。最后只有撤了广告，白白地花掉一笔广告费。提到雪梨酒，我妈妈自己也拿酒去市场上卖。了十年，这胎膜由当地的一大帮人抽彩来决定由谁购买。参加抽彩的人必须先出过克朗，抽中的人则出更多的钱来买这胎膜。当我亲眼看到自己身体的一个部分竟被人如此处置，我心里真不好受。我记得那彩是让手提篮子的老太太抽中的。她极不情愿地从篮子里取出应付的 5 先令，都是半便士的硬币，最后还欠两个半便士——虽然人们费了好大功夫给她解释这点，都没产生任何效果。后来，那个不凡的事实：这老太太确实没有被淹死，而是在 92 岁高龄时在床上去世了。我听说她一生中最得意的事就是：她仅仅走过一座桥，除此之外未曾在什么水面上走。在喝茶时（茶可是她非常喜爱的东西），她总愤恨那些居然要游荡四海的水手和类似的那些人，她认为这种游荡简直是一种罪孽。如果有人对她说人们正是通过这类事情才得到一些收获从而获得某些享受——如品茶也算一种——那也没用，她总是更加有力更加确信地说：“我们决不游荡。”

我也不游来荡去地说了，我得回到我出生说起。

我降生在萨克的布兰德斯通，也就是像苏格兰人说的那样是“在那一边。”我是一个遭腹子，爸爸逝世半年之后我出生了。现在想来他竟从未见过我，我仍然觉得很奇怪。而当回忆往事时，更奇怪的是这，他那块白灰色的墓石竟然是我儿时的联想，每当我家客厅被火炉烧得暖烘烘，又被蜡烛照得亮堂堂时，我就对去世的爸爸无限同情，想到他竟被关在门外，我简直觉得这是多么残忍的事。

我父亲的一个姨妈——即我的姨奶奶——是在我们家里很有权威的人物，我以后还会提到——特洛伍德小姐，或称贝西小姐

(当我可怜的妈妈每次谈到她时总用后一个名字，但这种情况并不常有)曾和一个比她年轻的男子结婚。这人长得漂亮然而，就像别人经常所说的：“做得漂亮才算漂亮，”他在这方面就不够漂亮了——因为他曾经打过贝西小姐，甚至在一次日常口角时，鲁莽到想把贝西小姐从三楼扔下去。他这些不好的脾气行为终于使得贝西小姐最后和他分手。后来，他独自去了印度，而且根据我家中一个荒诞的传说，有人亲见他在那儿和一个狒狒一起骑在一头大象身上。但我总想，那应当是一个贵妃或者应该是一个贵妃的女儿，也就是公主才对。然而，十年后她的死讯传到家乡时，我姨奶奶感觉是无人可知的。刚一离婚，我姨奶奶就恢复了她从前的姓氏，并在遥远的海边里买了间农舍，带了一个仆人去，那时过着自己的生活。人们都知道她肯定会看破红尘了。

我相信她一直很喜欢我的父亲。然而父亲的婚姻却让她伤透了心。因为在她看来我妈妈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孩子。虽然她从来没见过我妈妈，但晓得我妈妈当时还不到20岁。从他们结婚之后，我父亲和姨奶奶再未碰过面。那时，我爸爸的年龄是我妈妈的两倍，他的身体也不太好。一年后，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他死去半年我才出世。

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请原谅我竟这么说——星期五下午，发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情。那事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我本人的感觉未获得丝毫印象。

当时，我妈妈正坐在火炉边。她身体很虚，精神也不好，泪汪汪地看着炉火，想到自己和那还没有出世就没有父亲的孩子绝望，楼上的桌子上有很多绣有祝福话语的针技都已表明了对那个孩子好不欢迎，欢迎他来到那个对他的到来根本不会有什么激动的世界上。妈妈在一个晴朗而有风的三月下午坐在火炉边，胆怯怯，悲切切，满怀疑问是否能挨过她的难关。当她擦干泪水看向

窗外时，她看见一个并不认识的女人向花园走来。

看第二眼时，她很快预感到那女人就是贝西小姐，我母亲深信不疑。那女人站在花园的篱笆外，在夕阳的余光下，她步态生硬带着冷漠的表情走到了门前。

她来到屋前的行为再次验证了她的独特。我父亲常说，一般基督教徒根本不会像她那样举止行事。她并没有去拉铃，而是一直走到我母亲面前的那扇窗前，向屋里看去，她把鼻尖贴紧到玻璃上，她贴得那么紧，以至母亲说在那里她的鼻尖变平并且已经变成了白色。

她使我母亲大吃一惊，因此我一直觉得：我在星期五出生实在要感激贝西小姐呢。

我母亲很惊慌，起身走到椅子后面的角落。贝西小姐站在对面，看着屋里。她形态镇定，若有所思，那神情，就像荷兰钟上的那个回回一样。她最终看到了我母亲，她皱起眉头，像惯于使唤仆人的主人那样向我妈妈打了个手势，示意我母亲打开门。我母亲就照做了。

“你是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贝西小姐说那有意加强了语气，可能是顾虑到我母亲身上的丧服和她当时的心理状态才推断的。

“是的。”我母亲有气无力地答道”

“特洛特伍德小姐，”陌生女人说，“你一定听说过她吧，我敢说。”

我母亲说她曾经听说过。但她心头的那种不快的感觉并没证明那是一种特别的荣幸。

“现在，你已经看到她了”贝西小姐说。我妈妈垂下头。

她们来到妈妈刚走出来的那间客厅。走廊对面那间最好的房间没生火，事实上，父亲去世后，那里的炉子就再没用过。她们

俩落坐后，我母亲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哦，好了，好了，好了！”贝西小姐忙说。“不要这样了！行了，行了，行了！”

可妈妈还是忍不住，一直哭了很长时间才止住泪水。

“孩子，把帽子摘掉，”贝西小姐说。“让我看一看你。”

这要求虽然并不合情合理，我母亲却实在怯懦地顺从了，就算她心存怀疑也只能照办。可能是太紧张的原因，她竟把头发弄散全搭在了脸上。她的头发不但多，而且美。

“唉呀，天哪！”贝西小姐感叹地说：“你还是个小娃娃呢！”

毫无疑问，我母亲看起来十分年轻，可以说比她的实际年龄还显得年轻。她低下头，就像做错了什么事。可怜的人！一边哽咽，一边说，她恐怕说自己是一个孩子气的寡妇，而且如果还能活下去恐怕还是一个孩子气的妈妈。过了一会儿，她恍惚觉得贝西小姐正在抚摸她的头发，并感到贝西小姐的手不太温柔。而她怯生生地向贝西小姐看去时，却发现她卷起裙裾的下摆坐在那里，两手放在一只膝盖上，脚踏在炉栏上，皱眉盯着炉火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贝西小姐忽然问：“为什么叫鸦巢呢？”

“你的就是房子吗？”我妈妈问道：

“为什么要叫鸦巢呢？”贝西小姐说，“叫它厨房可能会更合适些^① 假如你俩中有一个生活有点实际概念的话。”

“那是科波菲尔先生选定的，”我妈妈说道：“我们——科波菲尔先生认为这确实是个大鸦巢。但是，那些鸦巢都很有些年头了，很久以前，那些鸟已经不再来这里了。”

“这真是大卫·科波菲尔！”贝西小姐高声说，“地道道的大卫

① 鸦巢在英文里 Rooker 与英文的厨房 cookery 一词间相近。

·科波菲尔！四周连一只乌鸦都找不到，就管这屋子叫鸦巢。傻乎乎地认定了有鸟，只因为看见了鸟巢。”

“科波菲尔先生，”我妈妈回敬道，“他已经逝世了。要是你居然当我的面说一些嘲讽他的话……”

我猜想，当时我那可怜又可爱的母亲准想揍我的姨奶奶。就算我母亲在那个晚上出手前专业培训过。姨奶奶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服她，不过，这场交手在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时就结束了——因为她当时昏得坐了下去。

她醒来后，或是贝西小姐使她恢复知觉后，她看到贝西小姐站在窗前。天已经黑了，她们已不能看清楚对方。若不是炉火，她们就看不见对方了。

“嘿，”贝西小姐回到座位上时说，就像刚才不过随便看几眼景色一样，“你估计什么时候……”

“我全身抖得厉害，”母亲艰难地说，“我不怎么回事。我快死了，我觉得我就要死了！”

“不，不，不，不会的”贝西小姐说，“喝点茶吧。”

“啊，啊，喝茶会对我有益吗？”母亲叫道，那样子真是太可怜了。

“肯定会有好处，”贝西小姐说，“不过有些幻觉而已。你把那女孩叫什么？”

“我还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呢，小姐。”母亲说。

“但愿上帝保佑这孩子！”贝西小姐禁不住说出了楼上抽屉里针插上的第二句吉语，但是她不是对我而言，却是对我母亲所说的，“我不是说那个，我是指你那个女佣呢。”

“皮果提？”我母亲说。

“皮果提！”贝西小姐重复着说道，很忿然，孩子你是说竟然有人走进基基督的教堂，然后又给自己选了皮果提这么一个教

名？”

“这是她的姓，”我母亲胆怯地回答，“她的教名和我的一样，于是科波·菲尔先生就这么叫她。”

“嘿，皮果提，”贝西小姐打开客厅的门喊道，“端茶来。你的女主人感觉有些不适，别闲着到处乱跑动。”

贝西小姐那种发号施令的样子，俨然像自从建这房子起她就是当然的一家之主了。听到这陌生的声音。皮果提吃惊地赶忙端起蜡烛穿过走廊走了过来。两人打过照面后，贝西小姐又关上门，和以前那样坐着，双脚踏在炉栏上，卷起裙裾的下摆，双手叠放。

贝西小姐说，“我确信，准是女孩。我有这种预感。那么，这女孩一出生……”“要是个男孩呢？”母亲冒失地插话道。

“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有准是女孩的预感，”贝西小姐说，“不要和我顶嘴。这样女孩一出生以后，我想要和她做朋友。我想做她的教母，我请求你给她取个名子叫贝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这一个贝西·特洛伍德不应当做错事，不应当随便处置她的爱情。可怜的孩子，她应当受到良好教育，被很好地监护，只有这样做，她才不会愚蠢到相信她根本不应该相信的事物。我一定会把这个当作我的责任来看。”

每当贝西小姐说完一句话，她的头就痉挛似地做一次摆动，仿佛她以前的过错还在不停地伤害她，而她要尽力克制。至少，我母亲凭黯淡的火光瞧着她时是这么想的。我母亲太怕贝西小姐了，她太忐忑不安，也太怯懦而不知所措，所以她没法清晰的看待任何东西，也不知该怎样说什么才好。

“大卫对你好吗，”沉默了片刻之后，贝西小姐又开口道，这时她的头也不停止了摇动，“你们一起过得开心吗？”

“我很开心，”我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对我真的很好。”

“什么，他给你宠坏了吧，我想？”贝西小姐紧接着说。

“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又孤单单的了，凡事都得靠我自己了，从这方面去看，是的，我想他确实惯坏了我。”我母亲哽咽着说。

“好了，好了！别哭了！”贝西小姐说，“你俩并不般配，孩子——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般配的话——因此我要对你提这个问题。你是一个孤儿，对吗？”

“不错。”

“当过家教？”

“我曾给一户人家做保姆兼家庭教师，科波菲尔先生去过那一家。科波尔先生待我十分和善，也特别关心体贴我，给了我许多关照，直到后来他向我求婚。我同意了这桩婚事。”我母亲一五一十地答道。

“咳！真可怜！”贝西小姐沉思道，依然看着火炉皱眉头，“你知道些什么？”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夫人。”我母亲怯怯地说。

“比如料理家务。”贝西小姐道。

“可能知道得不多，”我母亲答道，“并没有我想知道的那么多。不过科波菲尔先生曾教过我……”

“他本人又不知道多少！”贝西小姐插话说道。

“……我希望我已进步不少了，因为我那时很迫切，而他又那么耐心的教，要不是因为他的不幸去世……”谈到这里，我母亲又呜咽，再也说不下去了。

“好了，好了！”贝西小姐又说，“你别再这样了。”

“……可以说，在这方面我们从没有闹过任何麻烦，除了有时科波菲尔先生对于我把3和5写得几乎一模一样，或写7和9时加上了尾巴，很不满意，”另一阵悲痛袭来，我母亲只得又把

停了下来”

“你这样会弄出病的，”贝西小姐说，“你知道这一来不管对你还是对我的教女都不太好。快别这样！你也不可以这样！”

这一席话对我母亲也还起了点镇静作用，虽说她感到身体愈来愈不舒服了。然后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只有贝西小姐间或发出一声“咳”冲破寂静，她还是把脚放在炉架上像原来那么坐着。

“大卫用他的钱买了一笔年金，过了片刻，贝西小姐又说，“他为你安排了什么？”

“科波菲尔先生，”我的母亲有几分费劲地答道，“考虑得十分全面，也很厚道，他把年金的一部分给了我。”

“多少？”贝西小姐问道。

“大约一年一百五十镑，”我母亲回答说。

“他原本能弄得更糟，”我姨奶奶说。

她这话可说得正是时候。我妈妈的情形此时比先前更糟了。手端茶盘和蜡烛进来的皮果提立马瞧了出来。如果屋里光线稍微强一些，贝西小姐也早能够来了。皮果提连忙把我母亲搀扶上楼，并立刻吩咐她的侄儿汉姆·皮果提去请护士和医生。这一阵子，汉姆神神鬼鬼地住在我家，就是为了在这种紧张情况下能派上用场，不过我母亲不晓得。

这联合大军的成员一到就吃惊不小，因为他们想到会看到一个陌生女人，很奇怪地坐在火炉前，帽子放在左胳膊上，一个劲把棉花球往自己的耳朵里塞。皮果提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姨奶奶这个人，而我母亲也从未提及她。她坐在客厅里看起来格外神秘。她似乎装了一口袋的棉花球，并不停地往耳朵里塞，但这一点无损于她那凛然的庄严。

医生到楼上去过后又来到了楼下。发觉坐在对面的竟是这么

一位陌生女子，又猜想会这么一起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医生就——猜测想——尽其可能表现得彬彬有礼并擅于言谈。在他那个性别中，医生可算是举止最为谦卑的了，在小人物中他也是最温和的。在屋里进进出出时，他走路总是侧着身子，总是担心多占了地方。他的脚步像《哈姆雷特》中那个鬼魂那样，而且比其更慢。他的头总是歪向一侧，并总贬低自己并讨好别人，表现得很谦卑。如果说他从没有对一条狗讲过粗话，那还不算什么，他就是对疯狗也从不厉声厉色。他对疯狗也只会显得很和顺，或说半句，或只讲几个字，因为他说话就像走路那样慢。他从不对一条狗粗暴，她决不会急躁，无论如何也不会。

齐力普先生温和顺从地看着我姨奶奶，歪着头向她微微致敬后，便指着他自己的左耳以示意棉花球问道：

“局部发炎吗，夫人？”

“什么？”我姨奶奶把那些棉花球一下子拔了出来。

齐力普先生因此吓了一跳——他后来向我妈妈说——差点茫然失措了。但他依旧温顺地重复说：

“局部发炎吗，夫人？”

“当然是啦！”姨奶奶又塞上了耳朵。

齐力普先生这样一来也不好干什么了，只好怯生生地坐在那里看着她，而她则看着炉火。他们就这样坐着，直到人们请医生上楼去。医生在楼上大约呆了一刻钟又下来了。

“情况怎样了？”我姨奶奶把靠医生那侧的耳朵里棉花扯出来问道。

“嗯，夫人。”齐力普先生回答“我们正……正在进行呢，夫人。”

“呸……！”我姨奶奶说这个蔑视的字眼时还特意加上一串纯正的颤音。接着，她又像先前那样塞起了耳朵。